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三十)

呂 祖 謙 論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三十)

呂祖謙詮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卽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具。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敍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

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實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莅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疎遠。切直之言。間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其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以此。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慕。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

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敵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

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柰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柰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柰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柰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如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尙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卽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

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也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實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也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爲祥瑞小人

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不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之。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具。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

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愴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

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絺革。鳥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畝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

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也。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施靡穀。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貴。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官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恃爲瓜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羣。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上。今之關市之政。密於布棊。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

旅易業。轉爲它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己以率爾。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諭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聞又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是以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卽而上之。至鄉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敵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眞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翫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

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也。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法不用。而斷支刑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責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慎名。聖策曰。子欲興乎士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子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墮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

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墮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實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從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實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實之大概。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送。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

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謀謨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又復。則法已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悞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它。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墜器敗餽。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

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擬御試武舉策

蘇軾

陳師道

說書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大夫無遂事

蘇軾

蘇軾

蘇軾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庭堅

張庭堅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諷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

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人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

文書而已。昔丙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聖王，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

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已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它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

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苟卿。苟卿好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邪。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以爲其意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

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材。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攷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藎。惟陛下察之。臣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孥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尙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誥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爲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恐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藪宅善牧。川居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常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鬪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

臯。非聖人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故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臯。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于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優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是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僞也。君子恥之。夫德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尙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虞之誓。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尙刑也。夏商之孥。周之臯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

常刑者劓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辜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皐陶之善舜也。辜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辜也。故刑至于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興，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尙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道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常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爲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爲守，屈其一

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爲。臣愚敢爲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米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辜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

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臯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歐之則已，暴者爲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麇卵，不可謂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爲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爲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爲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爲恥，舜不以爲臯，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

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遣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卻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樂。歌小雅曰。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親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

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弃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弃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鄆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爲之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

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書。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爲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爲。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爲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爲美。而以改過之爲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顯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爲難。海宇適平。基緒方

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難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踈。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

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隕。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媿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心。非苟爲也。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辦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二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上叔父訢事論葬書

柳開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答王觀察書

張詠

上宰相書

田錫

答喬適書

穆脩

答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便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

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使人陸昭符奏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敍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邊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主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

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懷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揜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

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肝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柰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卽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革。爲

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用于行之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其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踈漸之理明矣。若今葬之于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爲開輩之後者。卽取其近爲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以踈而略矣。況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卽見其爲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新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爲比也。爲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不歸于舊域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爲利而從之。卽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爲利乎。棄其祖爲不孝。求其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爲利矣。不若以孝誠以求利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若其塋域者也。苟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

之。卽棄其瑩域。覩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爲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爲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卽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爲吉。而彼能爲吉也。是果如是。卽地爲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卽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卽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況郝馬魏之輩。十年往來。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參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

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於胸懷。因欲盡陳其愚。伏望愍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殆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碁。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筭帖。攘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履。渴飲已冰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盤槩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尙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洩入膜內。栖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今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

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詭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治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痾。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障。曄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扆。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修。果迴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接收。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閣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況臣子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泊捷奏之爰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

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閣。而如此委曲。不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某纔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局洞開。百職之儀。紀綱斯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某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并汾。識度勳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提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某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答喬適書

穆 脩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尙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透。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闕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卽彼矣。噫。仁義中正之

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得取名于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戇。或謂之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君乎。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礪砥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洪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萬口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尙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尙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蒙。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尙行教授。經墳天典。可廢講乎。殊嘗竊志。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賜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寘門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撰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抃。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尙賢之素。末見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尙敦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天人。明自乎誠。覺先于後。恤橫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昂碩生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惕見分陰。紉緗素之潭奧。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羲昊。紹丕績乎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

算猥沐甄采。參於季孟。私用澡槩靈府。溫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跂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脣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闕侍。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尙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二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俟終喪而上。則慮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

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廷歲月。而終不免禍。以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墮不禁。播莪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

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尙。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旣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尙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其或尙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肯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況國家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

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外同判。同判兩任例外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時。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聖朝諸處郡長。以賊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行之。爲國家弊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之聖。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尙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

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黃蕩而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尙難其言，而況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悖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尙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甸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

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墮。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十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

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尙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辯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爲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十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旣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以來。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訟之則百性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

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屺。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屺。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贊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

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岷。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民之

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旣曰左藏矣。復有內藏之名者。所以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掎克無狀。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寮。亦旣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

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摺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尙困。邊廩尙乏。苟有騷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之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旣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旣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鑿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明國家之德。尙可隆。天下之道。尙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

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聖朝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度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旣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旣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也。爲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不。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

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三

書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游嵩山寺寄梅殿丞書

謝絳

與陳都官書

富弼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仲淹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

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尊，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撥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

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神文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甚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其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諫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人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無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于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

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尙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脩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旣齟齬。詞乃睚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情。无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

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而字未鏤。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由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蘚蔽石壁，正當人力精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峯斗甚，則芒屨以進，窺玉女窗，搗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矣。迺邇至八仙壇，三醉石，徧視墨跡，已無復存。考乎三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无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紳紀功德于此。

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月。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舍張燭具豐饌。體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飲。賦詩談道。間以謔劇灑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鼯鼠窮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迎。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穎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穎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塹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峯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峯子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阻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旣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爲爻。□以質其事。因及

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旨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蠱明白。其文章之偉歟。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初節。迺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爲小人。謂讀書不爲人。專以爲己也。於是以爵位爲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爲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尙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尙。千姦萬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恥而不肯爲。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爲計之得。己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卽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爲君者不能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旣和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下之人奉以爲報也。是知古之爲學者。爲人不爲己也。古之得位爲君。與爲之佐者。亦不爲己而爲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爲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夫爲人君者。尙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爲佐者。反可以爵祿梯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惡。爲市販奴隸之所不爲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甘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於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旣才僕而譽之。又疑而勗僕。是果相知乎。噫。僕

視富貴爲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當何如。設君相處。僕于位。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眞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墜甌。還吾貧賤。著書爲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性。其直如日月著于天。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是。必不爲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鉤隱圖。泊制器尙象論。皆精絕。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闔域。其本復時一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又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憾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船。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否焉。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粟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至窻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斯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

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辭。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四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答張洞書

孫復

上孔中丞書

石介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

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與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丑女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以此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也。亦猶是矣。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一介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

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以辨。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言。上雖好之。其人不可。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所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

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旣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爲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狄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北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旣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於極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旣不遣。復命取其具獄視之。若果以爲巨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

理應格者十一。二蕃會所陳其可行者十。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爲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尙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洙叱去之。洙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形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控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控與汝共爲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控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控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控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控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控。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控。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爲主控者。豈可使反畏其下哉。故爲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控。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控。則小以爲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爲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與體甚大者。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詘於部將。是某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

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答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晷刻科第爲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盛。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摠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覺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故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

警言徒汚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己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尙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尙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重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

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形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此。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遠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決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尙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直讜。嘗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直讜。直嘗言。乃沾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

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入必羣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于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頤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人之薄。

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尙有此語。況親也。義也。誠也。不迨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棲棲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閔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臆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迹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渌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子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否哉。人生內自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何以盡友悌之道也。況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轉溝壑。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觀常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五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尙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華。子非躁而切咄者。察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五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答趙內翰書

蔡襄

答劉蒙書

司馬光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寢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鷲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

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不爲其容乎。其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旣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旣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无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共事。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无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无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端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僞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飢寒。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

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爲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樂人之樂也。光愚无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飭。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窺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无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无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无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畝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

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莫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己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柵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諒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亦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今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毋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從何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律生於量。

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之。所謂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宛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譏諷也。不宜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暇。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

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其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謗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飽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

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轡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人。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

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要。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鄴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吏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事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數勝。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言之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如無也。及之官。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艷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

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建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介甫不相識察。反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

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

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得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書

與吳相書

司馬光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答段縫書

王安石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與孫司封書

曾鞏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弈

與吳相書

司馬光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

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歛。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培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蟲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蹇尾。羽敝口瘡。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志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蠶蠶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

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尙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懔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

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鐘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鐘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鐘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鐘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

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彛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不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爲此諉諉也。不宜鎮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彛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壓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段縫書

王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蔽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

自重毋輕議鞏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薦臻。囂囂若不澹。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廩充實。兵甲崢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爲之虛已降意。得人尤盛。風迹逮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柳璨裴贄。挾奸竊寵。樹朋黨。僨恩讎。賢材恥之。相與逃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徬洋陰拱。或徇豪傑。以攄快其蘊。是迺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絲黃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僞險阻。嘗之矣。綱紀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爲樞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爲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爲相。實社稷宗廟神靈。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誕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觀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疎遠不遺。爲本朝樹太平基。

業。奚止縛二胡人梟藁街。息飢寒。百姓盜弄兵者。夫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女輩當束之高閣。昔賢材顯顯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姦雄事未可究。彥遠懼者此也。唯受恩最深。敢用常禮。園隴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舜也歟。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斂。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

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難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論。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一邑有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

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也。旣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且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旣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旣不能用。懼重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

聘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言之喜事。未必皆是。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 弈

弈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胸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歧府修北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卽議繕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弈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爲城之地。行顧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歧隴涇乾四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涇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之爲限也。今所議者。歧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峻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爲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旣無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

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人尙以爲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佗路可行是城之爲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爲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爲歧之計也弈以謂爲歧之計不若此歧之爲府城郭民人比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鹽酒之利與雍均舡場竹監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爲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歧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歧爲易下也以歧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弈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歧爲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尙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爲歧之備不爲不至也弈以謂爲歧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銳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歧可守也今歧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爲一城哉弈常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爲姦不可勝紀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爲小歧之民以爲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爲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爲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爲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事其爲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佗事可知也弈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願軫思念如此言

不至狂簡。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毋下情。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書

與弟容季書

王回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富相公書

蘇洵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與王介甫書

劉敞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祿

與弟容季書

王回

朝作答書。并五積散。附沈丘人去。比午方得所問。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熱出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候耶。此古人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微。欲行其私諱於長吏。誠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己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爲俗。而有司以爲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此怒人。使其不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爲有司者。徒畏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蓄其怒。或中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爲故入人死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

蓋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命。如惑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爲可憾也。惟君子爲循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己。而命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爲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彊。交責互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爲相。修其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其寮屬。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吏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

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相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遠。可以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

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爨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有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君之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聞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聲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

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其君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闕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

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爲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闊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遠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與學。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者。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尙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門潛心。迨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爲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爲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爲文辭。必臻於理。有衢

州江山縣周穎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爲義。少有聲律之學。旣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彝、烈、穆、襄之友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己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穎、孜、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尙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況止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爲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礪礪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尙觀其成。其不知者。尙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卽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仕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旣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 敞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己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代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

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嗃矢。桁楊接槽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身。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尙武功。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祿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惠不迪。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爲不可以已之助。則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抑或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比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無知陰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祿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其愚忠。情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

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文書程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千百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百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之鬪殺。劉丞之故殺。溫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百祿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時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百祿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爲是。百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黨爲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太輕也。任聽御札。到後行劫。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百祿實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聽與黨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威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之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爲己任。欲爲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事者。爲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黨心規阿丁之銀鍾也。因斧之而不殊。

丁呼而告人曰。黨殺我。人執黨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爲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慝。則死有餘辜。論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爲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已殺爲文。傷人及盜。則抵辜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原情。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決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殆無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三結約。欲行彊盜。至三日昏時。而劫甯新等家。賊滿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而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爲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彊盜至死。並決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爲。本部擬貸任聰。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飢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己。而後以罪諸民。賦歛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寒且飢矣。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非不嚴。烏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願遏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爲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杯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臯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爲哉。今天子諒陰未言。太皇太后總聽萬事。

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百祿章旣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掾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紕之。又從而崇峭塹。立峻法也。豈百祿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出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凶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斷獄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爲功也。百祿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爲熟視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百祿之志哉。伏惟舍其巖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與章子厚書

蘇軾

與李方叔書

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

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書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

真民使其氣力渾成。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餼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餼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擿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尙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尙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

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阿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

榷剝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旣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

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匱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彊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

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竟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當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効。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某必有以自効。今已去。柰何。軾語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

葉使人至湖州見報去。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葉言不繆。軾方欲且始末。奏陳葉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葉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眞。因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葉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鷲勇如葉。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葉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葉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葉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挈槍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葉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住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迺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類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與邵不疑書

與趙大觀書

與呂微仲書

答橫渠張子厚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謝人求哀辭書

上林秀州書

與秦少游書

上曾樞密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爲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

王令

王令

張載

張載

程顥

程頤

程頤

林希

陳師道

陳師道

陳師道

王令

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來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雖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爲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圖以夷，反爲之說曰：將進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桓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

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知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爲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以不能自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治初之心。尙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爲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鑠之。謂爲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爲器者。是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況人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舜堯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爲我異。愈肯自爲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爲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爲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

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與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往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潔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令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人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禪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修慝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說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它爲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淑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冀開諭。傾俟。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及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橫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舌。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物一件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罪。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言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世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

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頤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一下有不復思釋四字故言無次序。一下有多注改勿訝五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驟而弔。其亦苟也。希於某氏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贊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

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爲能也。謹僕待命。惟閣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束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尙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臯。則亦不
敢。夫天下之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
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
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烏窮則攫。獸窮則
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
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
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
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爲
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
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
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
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
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
或降。莫敢支拄。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
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
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旣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

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且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牢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尙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所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纔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得罷。蓋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旣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

謂今之所據。卽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劾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去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他才可種蕎豆。且多積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爾。銀州艸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卽難。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叢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師道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旣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旅。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范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